

从海德格尔的角度解读叔本华的《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

金伟夫

(南昌大学 江西 南昌 330031)

[摘要]叔本华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四种根据律提出表现形式,来论证根据律的合理性。海德格尔对根据律有了新的解释,他认为根据与存在和真理相关。真理必然有根据,而传统的真理是表述,表述是一种判断,也就是主词与谓词的一种联结,那么真理就依赖同一性。而且真理在古希腊语里本意是解蔽,真理是存在者向此在敞开而形成的。而且真理来自此在的超越,超越则是此在的自由,所以自由就和根据有了关系。本文从海德格尔的观点对叔本华的《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进行解读,来探析根据律的意义。

[关键词]根据律;此在;自由;超越

【DOI】10.12252/j.issn.2096-6261.2021.07.663

根据律又译充足理由律,是由莱布尼茨提出的,本意是:没有事物是没有根据的(Nihil est sine ratione)。叔本华在《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中主要论述了根据律四种表现形式,并认为将知识联系到一起的最终原理就是根据律,因此根据律是一切表象之间先验的联系。叔本华从四个方面的论述根据律,这四个方而将根据律表现出来,“我在这里并不是说四种不同的理由偶然地导致了一个相同的判断,而是说一个理由从四个方面把自己展示出来;这就是所谓的四重根据。”^[1]

海德格尔在《根据的本质》一文中把根据与存在论差异结合到一起。并且《根据的本质》与《形而上学是什么?》一文相呼应,《形而上学是什么?》一文中指出存在者凭借无向此在敞开自身,因为存在是作为存在者的无,“存在也只是作为什么也不是的无,存在才是存在自身。”^[2]因此“(无)它先行使一般存在者的可敞开状态成为可能。”^[3]并且此在正是由于嵌入到无,所以才能超越自身,才能与世内存在者打交道,才能有对根据的追问。

本文主要根据《从莱布尼茨出发的逻辑学的形而上学奠基》与《根据的本质》两部作品来对叔本华提出的根据律的四重根进行分析。

一、根据律的四重根的基本内容

叔本华把根据律的显示方式分为,生成的根据律、认识的根据律、存在的根据律和行动的根据律,下面笔者对这四部分进行简要概述。

首先,生成的充足理由律涉及的是现实对象的变化。在因果律中改变的只是事物的状态,因为物质本身是不灭的,改变的只有其状态。因果性发生的过程中只有两个根据,即物质与自然的原始动力,二者都不受因果链条影响,因为物质本身不变,变得只是状态,而自然动力(Naturgesetz)是使得这种变化得以可能的根据。

认识的根据律主张每一个判断必然有其必然有其根据,所以每一个判断必然有在其外的作为根据的四种真理。逻辑的真理指的是三段论背后的原理。经验的真理是指建立在直观经验的基础上的真理。超验的真理指的就是康德提出的先

天综合判断。而超逻辑的真理则指的是理性的思维形式,这些形式就是同一律、排中律和矛盾律。

存在的根据律主要讨论几何学与算术何以可能,几何学要依赖空间,数学则依赖时间。时空中的存在者因为彼此之间存在的关系所以才有自己的定位,比如,在空间中一条线通过另一条线规定自己位置,在时间中,一个时间点以前面的时间点为条件。

行动的根据律又称动机律。叔本华认为人的内部有一个意志主体,“由于每一种认识就其本性来说,都假定了一个认识者和一个被认识者,所以在我们这里要被认识的东西,就不是认识者,而是意志者,是作为意志的主体。”^[4]我们之所以去认识是因为内部的意志主体让我们去认识,不仅如此,意志主体是我们包括认识行为和价值行为在内的等一切行动的根据。

二、海德格尔对根据律的阐释

关于根据律的翻译,海德格尔指出叔本华对于根据律的翻译问题,nihil est sine ratione cur potius sit quam non sit,不应被翻译为没有什么不具有其为何存在的原因。因为potius quam被忽略了,其意思是,“毋宁……而不是”相当于eher als,这代表一种优先性。^[5]海德格尔认为根据是与真理的本质相关的。传统的真理是一种符合(adaequatio),符合就是同一,可以说真理来自同一性,并且是自身同一的,因为同一性意味着不同事物中的共属一体性,并且共属一体性是根据于自身的(auf grund des selben),^[4]所以真理就是自行建基(gründen)的,是为自己提供根据的。

海德格尔不反对符合论的说法,他反对的是传统哲学对真理的起源的看法。传统的真理的基础是在于陈述(λόγος),陈述某物是以此在在-近旁(Sein-bei)为前提的,“它本身只有在已经-在-存在者-近旁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这就是单纯知觉着的或某种实践着的行为。”^[5]在-近旁本身就是一种此在的揭示活动,“已经-在-近旁或与一打交道本身就是揭示着的,这种揭示的方式作为对现存事物的揭示活动,”^[5]主谓判断所定义的存在者,必然在

谓述之前就已经对谓述是敞开的，也就是说原始的真理不基于陈述而是基于已经一在—近旁（Schon-sein-bei）。也就是说存在者是对此在的理解敞开的，理解就是去把握存在者的根据，“理解或知道意味着：通过对其奠基而把握某物所基于的根据。”^[3]把握根据就是使存在者敞开或解蔽，解蔽就是让存在者自行敞开自身。就是让存在（Seinlassen），“让存在，亦即自由，本身就是展开着的，是绽出的。着眼于真理的本质，自由的本质显示自身为进入存在者之被解蔽状态的展开”^[3]，所以让存在就是自由，由于根据与真理相关，“真理的本质揭示自身为自由，”^[3]，所以根据也与自由相关。“自由是某种像根据这样的东西之本源。……超越着、生存着的此在之形而上学的本质就是自由，而自由是先验的成为根据的自由。”^[5]

自由就是超越，即此在的超越自身并且也超越于照面的存在者。“超越的东西作为现存于之外的东西，同时就是处于对面的东西。”^[5]源始的超越要借助与柏拉图的理念来解释，理念对于现象界就是一种源始的超越，最高的理念是善。善的理念被亚里士多德描述为 ο υ ε ν ε κ α ，是“由于”的意思，海德格尔把这词解释为“为之故”（Umwillen），并且“世界的根本特性，由以维持其特殊的先验构造形式之整体性的特性，就是为之故。”^[5]为之故（Umwille）一词的后部分是意志（Wille），所以为之故就是指有某种意愿，意愿就代表一种自由。世界正是由于此在的自由才能维持，“世界是此在为之故的自由的对峙（freier Widerhalt）。”^[6]所以根据植根于此在之自由。

三、对根据律的四重根的重新解读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白叔本华与海德格尔对于根据律的解读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是二人都承认根据律与真理相关。

生成（Werden）的根据律表明一切事物的变化都有一个外在的根据。Werden有变异的意思，同时也是将来时态助动词，可以理解为“让存在”，让存在者成其所是，这样存在者自行敞开，此在也置身于敞开领域，从而进入到存在之根据，因为“‘根据’本质上就属于存在。”^[5]所以对根据的追问就是对存在的追问。并且对根据的把握必然是以与存在者形成在—旁的关系为前提的。因为领悟是此在的生存方式，同时这种追问也体现了此在本己能在的超越，正是因为此在能逾越存在者才能使得根据得以显现。

在认识的根据律中认识也是表现此在的超越，此在必然要逾越于世内存在者然后再形成的判断，判断的形成在于主词与谓词的联结。而联结则是依赖同一性，同时真理最终也要依据同一律。无论是逻辑真理、经验真理、超验真理，还是超逻辑真理，它们本质上都是判断。只要是判断就是一

种陈述，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论述过了，“关于……的陈述活动只有在某种与……打交道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5]所以对于判断有效性的追溯最终还是到了此在的超越，也就是回到此在的生存中。所以认识的根据律最终可回溯到此在的生存，而此在的生存就是要去领悟与认识，而认识就是去追问为什么（das Warum）。而对于Warum的回答因为（Weil）一词的名词化die weilen有持续的意思，在古德语里，就是存在的意思，所以存在与根据共属一体，因此此在的生存就是去让根据显现。

存在的根据律是指在流俗的时间与空间中，算术和几何中的位置或时刻总是以另一个位置与前一个时刻来规定自身。数学被海德格尔解释为可学习的东西（lernbar），但是被学习到的不是物本身，而是物的“何所用”。^[7]在我们没有来解过他们的存在之前却可以学习使用它们。所以“那种 μαθηματα（可学习的东西），数学的东西，……并不是首先从诸物中提取出去的，而是以某种方式本身就已经一道携带着的東西。”^[7]所以数学的知识是已经向此在通达的，由此，就可以成为向此在显现的根据。

海德格尔与叔本华由于处于不同的时代，所以二人的思想体系相差较大。叔本华主要是受到康德的影响，基本出发点还是从先验哲学的角度去论述根据律的表现形式，以证明根据律的有效性以及对于科学知识的重要性。而海德格尔站在存在论的角度上，把根据的本质与真理、超越和自由等联系到一起。在海德格尔看来根据归属于存在，因为一切事物都需要奠基，而一切存在者背后都有其存在，存在就是使存在者成为存在者的东西，所以真正的哲学在海德格尔看来就是关于存在的哲学。

参考文献

- [1]叔本华，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M].陈晓希译，洪汉鼎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13、152页。
- [2]黄裕生，时间与永恒[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页
- [3]海德格尔，路标[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13、154、220-221、224页
- [4]海德格尔，根据律[M].张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5页
- [5]海德格尔，从莱布尼茨出发的逻辑学的形而上学始基[M].赵卫国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59、178、179、297、226、260、268、293、303、178页
- [6]海德格尔，物的追问[M].赵卫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64、67页
- [7]叔本华，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M].石百冲译，杨一之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680页